

發行零售綠債 政府大眾同得益



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James Tobin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全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香港要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須持續發展債市，而擴大綠債市場，正是當中一個選項。香港背靠祖國，宜充分利用「一國兩

制」優勢發行綠債，既可推動債市及綠色金融中心發展，也能推動綠色項目及可持續發展，而以零售方式發行，更能讓市民參與其中，一同享受成果，攜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智遠 立法會議員 執業資深會計師

疫情稍緩之際，政府重啓綠色債券認購程序，今天開始接受香港居民申請。此次是香港首次以零售方式發行綠債，募資後將於政府擬定的《綠色債券框架》下，發展符合環境效益項目，並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項目。綠債與iBond(通脹掛鈎債券)同樣設有最低保證回報，而且人人有份，吸引不少市民躍躍欲試。

信貸評級高違約風險低

此次綠債由政府發行，信貸評級高而違約風險低，利息亦與通脹掛鈎，利率趨升下保證息率上調至2.5厘，比銀行活期儲蓄接近零利率息口當然好。雖然市面上也有不少高息ESG(環境、社會及管治)債券基金，但高息高風險，債券基金有機會賺息蝕價；此外亦要注意，美國利率趨升，利率升而債價跌，債券到期前轉手亦可能蝕價，大家

需視乎自己的風險承受度作決定。

「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在國家發展中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戰略角色。要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展股市和債市同樣重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香港債市在亞洲區內雖仍處於領先地位，但「發展速度略遜於股票市場」。因此政府銳意發展債市，通過政府債券計劃，推動多種類和多幣種債券發行，綠債就是其中之一；同時，發行綠債亦是政府發展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的其中一環。

香港現時是亞洲最大綠債發行中心，去年發行總額570億美元，政府政策是多管齊下推動綠債及綠色金融發展。本港自2018年起首度推出政府綠債，迄今發行逾70億美元綠債，過往對象主要為銀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今年則首度以零售方式發售予香港居民，市民賺利

息，政府募資推行綠色項目，實為雙贏。筆者去年已提出香港應增加發行綠債的金融發展倡儀，事實上去年全球綠色債券及可持續債券市場的發行量逾1萬億美元，而據報道香港佔該全球發行規模的20%，政府必須把握市場趨勢，增加並鼓勵企業發行綠債，促進綠色金融發展。

有效驗證香港融資能力

觀乎內地，低碳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理念令綠債持續升溫，中國自2016年起連續4年成為綠債發行量最大的國家；而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2019年數據顯示，中國符合CBI綠色定義的綠債發行量僅次美國，全球排名第二。內地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2021年綠債發行量755隻，共計8,027億元人民幣，較前年同期增長59%，

融資額增長46%。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早前指出，香港在綠色金融發展的最佳定位，是利用離岸人民幣業務國際樞紐地位，幫助內地綠債與國際接軌，並在港發行更多人民幣計價的綠色金融資產，以及內地綠色項目資產證券化產品。

「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支持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共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事實上香港也曾幫助深圳市政府在港發行人民幣綠債，為大灣區利用香港市場進行綠色融資牽頭，作出了良好示範。由此足證，香港的融資能力與專業服務質素，備受綠色金融產品的發行人與投資者青睞。既為優勢所在，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更應加大力度，鼓勵內地綠色企業到港上市，或吸引內企來港發行綠債，以加速內地的綠色金融發展。

法國總統大選折射西方民選政治困境

馬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巴黎時間周日夜間，法國總統大選最終投票結果揭曉，現年44歲的馬克龍獲勝，成為最近20年來第一位獲得連任的法國總統。最近幾個月來法蘭西政壇的不斷喧鬧吸足了歐美乃至世界輿論眼球，如今大選終於塵埃落定，但法國政治社會不會因此而平定。

媒體普遍認為，法國政壇依然波瀾雲湧，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連馬克龍自己也坦誠當下的法國存在很多的疑慮。法國廣播公司評論稱，在通貨膨脹快速增長、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極端政治勢力強盛的背景下，馬克龍的第二屆總統任期不會比第一任輕鬆，甚至更為艱巨。

政黨林立相互攻訐造成撕裂

法國是歐洲主要大國，其政治社會制度尤其是所謂的民選政治制度，在西方世界具有較突出的代表性，不少人宣揚所謂的民主自由，相信所謂的民主選舉。但嚴酷的事實是，此次總統大選一如以往，不僅沒有帶來法國政治社會穩定的希望，相反造成了更大的分裂，進一步折射出法國乃至整個西方民選政治的諸多亂象與難以化解的政治社會矛盾與困境，讓更多的法國選民陷入深思和困惑。

法國媒體哀嘆道：法蘭西至少已一分为二。法國政黨林立，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左中右三大陣營外，還有極右翼和極左翼兩大色彩的政黨。所謂的民選政治與制度，給法國政壇的四分五裂提供了溫床。

4月10日首輪總統選舉投票時有10位候選人角逐，且得票相差不大。多個政黨參選，你爭我奪，相互攻訐，都自稱代表了法國選民，為了法國利益，謀求更加美好的法國，但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主張上確有很大的差異。有評論指出，如果民選政治就是這種樣子，那麼帶給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民族、種族甚至地域的衝擊後果與惡劣慣性是不言而喻的。

此次法國總統大選，暴露出法國民選政治的一系列值

得深思的問題。

更多年輕人對民選政治失望

其一是越來越多的法國選民對民選政治不感興趣，甚至公開表示厭惡。其中年輕人的比例更多，許多人因為失望，乾脆拒絕投票。四家民調機構的統計表明，周日第二輪總統選舉的棄權率高達28%，比2017年(25.44%)又高出2.5個百分點。民選已越來越不得人心，缺乏真實民意的代表性。

其二是法國政治日益極端化。在第一輪十選二投票時，自稱中間派的馬克龍和極右翼的勒龐選票相當接近，位居第三的極左翼候選人梅朗雄雖未能入圍，但與勒龐的選票極為接近，這表明極右翼和極左翼都有相當的政治勢力，而中間派也缺乏吸引力。這些兩極化的政治勢力同時存在和劇烈博弈，意味着法國的政治地殼四分五裂，政治地震隨時可能發生。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馬克龍與勒龐對決時，馬克龍以66.10%的高票當選，勒龐僅獲得33.90%的選票，但這一次勒龐卻獲得了41.8%的選票，而馬克龍雖獲連任，得票率卻明顯少於上次對決。

其三是法國的選民基礎和選區心態都在深刻變化。投票結果顯示，支持馬克龍的主要是法國的退休人士和中上階層，或者至少受過三年以上高等教育的人群，而偏好極右翼勒龐的是經常感到自己受排斥的法國基層選民。從地域看，選擇馬克龍的選民大多居住在法國大城市，而更多居住在法國西部、東北部以及地中海和安的列斯/圭亞那領地的選民，則支持勒龐。

馬克龍雖獲勝，但他面臨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挑戰。今年6月法國將舉行國民議會選舉，極左翼的梅朗雄志在爭奪總理職位。如果馬克龍的中間道路政黨失利，則不排除法國再次出現左右或左中共治的政治局面，這勢必導致馬克龍的改革抱負難以實現，其內政外交都將舉步維艱。

保就業與支援失業應一視同仁

郭偉強 工聯會立法會勞工界議員

政府推出的「2022保就業」計劃，本星期五起開始接受申請，申請期為兩星期，預料首批資助在下月初開始發放。

第五波疫情對香港造成極大的衝擊，多個行業因實施社交距離措施而縮短營業時間或未能開業，加上停課及在家工作，街上人流減少，消費大減，香港經濟備受打擊，觸發新一輪結業及失業潮。街上空舖處處，最新失業率亦攀升至5%，超過18.8萬人失業。眼見香港經濟情況每況愈下，政府公布多項援助措施，包括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為失業人士及受限處所中停工的僱員提供臨時失業支援，又推出「2022保就業」計劃，保障僱員就業機會。

「保就業」計劃資助的對象為僱主，「臨時失業支援」則協助個別失業人士，申請資格存在極大的差異。「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申請人，限於去年12月第五波疫情開始以來失業，每月收入介乎2,700至30,000元，遞交申請時已失業至少連續30天。而「保就業」計劃則在政府聽取商界、勞工界及政黨的建議後，將申領資格由月入30,000元或以下，改為沒有月薪限制。換言之，仍然受僱的僱員，即使收入30,000元或以上的，其僱主可獲政府資助，但是已告失業的僱員，若收入多於30,000元，便無緣申領失業支援。如此差異對待，當然令失業人士大呼不公。

筆者與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接觸到多位月入30,000元以上的失業人士，包括保險經紀及健身教練等行業的從業員，即使他們近月因為經濟下

行及疫情失去收入，也不合資格申請「臨時失業支援」，生活十分徬徨無助。亦有地盤工人失業多月，但因為過往月入只比30,000元高出3,000元，仍被有關部門視為不符合申請資格。雖然這是次計劃的申請人數達47萬人，遠超政府預期的30萬人，但筆者相信仍有大批需要支援，但不合資格申請的「漏網之魚」。

當局聽取社會意見，優化「保就業」計劃，除了取消月薪上限，還包括讓月薪介乎3,000元至8,000元的散工或兼職僱員獲半額資助；又容許以2021年第四季實際聘用人數申請資助額，以及讓持有強積金賬戶的自僱人士和65歲以上僱員申請等。然而，當「臨時失業支援」計劃與「保就業」計劃相比，這兩個支援計劃雖然性質相近，但申請門檻以及受惠人得到的資助出現落差。當局應一視同仁，讓受僱與失業者得到同等的支援。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舉行在即，候選人李家超強調「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方向，避免被無謂的規條和制度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更好地統籌政府資源和人手，解決各項民生問題。對於這種想法，筆者深表認同。以「保就業」和「臨時失業支援」兩計劃為例，如「以結果為目標」就應該以相同、相近的準則推行，申請標準應該更為一致。期盼新一屆政府帶來新的治理風格，做到以解決問題為目標、以達成目標為核心、以優越成效為政績，說到做到讓市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鍾劍華離港是心中有鬼畏罪潛逃

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24日晚上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經離開香港，前往英國，「打算在海外生活一段時間」。鍾劍華曾在違法「初選」案中，到警察總部協助調查；他主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去年立法會選舉時，曾被指借假民調煽動他人投白票，教唆市民犯法。明顯鍾劍華就是心中有鬼，畏罪潛逃。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平台踢爆鍾劍華明顯就是移民了，要求他交回特區護照和身份證。

鍾劍華在社交平台以「不願作逃兵，無奈需避秦」為題撰寫這篇離港文，意圖將自己畏罪潛逃的行為合理化並抹黑政府和社會，指控「當前的香港，已經容不下真心說話，只容許謊言與假話」。大家不妨反問：是誰一直在製造謊言與假話？過去香港飽受反中亂港分子擾亂、破壞和摧殘，是誰一直在背後推波助瀾、致力壯大反中亂港力量？每逢香港有選舉或有大型爭議事件，是誰為反中亂港分子製造彈藥，誤導民意，阻撓香港社會向前發展？如今鍾劍華還好意思形容自己「一向抱持原則，只說真心話」、「擔當一個讀過少少書的人應為大眾盡最起碼的道義責任」？

2020年，香港民意研究所協助舉辦違法「初選」，計劃在該年選舉中奪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以圖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等方式癱瘓政府運作，攪炒香港。事件中，多人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身為副行政總裁的鍾劍華須到警察總部協助調查。當時，鍾劍華曾公開表示在「初選」完結後幾天，研究所已將約60萬參與投票市

民的個人資料完全銷毀，儲存了市民首4個身份證號碼和所有相關紀錄的電腦硬碟，已經用機器壓碎。大家想想：為何鍾劍華要急於銷毀資料？真是為了保護投票者的個人資料？

立法會延任，並於2021年進行換屆選舉，鍾劍華主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選民投票意慾進行電話調查及網上調查，當中答案選項包括「投白票」，令不少市民質疑其用意何在。當時，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發表聲明，強調研究所進行所謂的「民調」，其目的是試圖誤導廣大市民，並為那些想破壞選舉的人打強心針。基金會進一步指出，研究所可能觸犯《選舉(非法行為及舞弊)條例》第27A條，也可能觸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條的「串謀及煽惑他人犯罪」。鍾劍華在離港文中說「對很多年輕世代因為敢於爭取而身陷囹圄而感到憂感無奈」，筆者建議鍾劍華還是少一點貓哭老鼠，並自我反省一下：若年輕世代真的身陷囹圄，那是誰造成？

香港是法治之地，不論犯法者有如何冠冕堂皇的藉口，也不能掩蓋其犯法行為。正如鍾劍華一樣，就算在其離港文中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將自己畏罪潛逃的行為合理化，並意圖將年輕世代面對困圍「甩鍋」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也難於掩蓋他和香港民意研究所過去長期以來為反中亂港分子推波助瀾，甚至在幕後協調反中亂港勢力企圖攪炒香港的事實。



青年議政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剛剛過去的周日，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落區接觸居住在劏房以及板間房的基層市民，表示希望在當選後盡力解決本港住屋問題，尤其是基層住屋問題。筆者翻查政府在當選後盡力解決本港住屋問題，原來一般申請數字已經由2016年3月的15.05萬宗增加至去年12月的15.2萬宗，再加上多達9.65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合共多達24.85萬宗申請在輪候名冊，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創新高，達至6年。

究竟為何公屋輪候人數不跌反升，香港的基層住屋問題會越趨嚴重呢？筆者認為，首先必須從政府的房屋政策的思路入手。現屆政府在2018年宣布將公私營房屋比例改為七三比，確立了公營房屋應該作為日後發展土地的大方向。但在過去一段時間，新建公營房屋的數量，仍遠遠不足以滿足市民大眾組織家庭的需要，背後反映出，特區政府在收地、發展土地等方面，面對過多冗長的行政程序，當

中《郊野公園條例》就是阻礙發展土地，興建房屋的「高牆」。香港郊野公園佔全港土地總面積40%，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曾提議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興建房屋，這個創新思維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可行方法。

除了公營房屋，另一個受青年關注的房屋議題，就是青年宿舍。眾所周知，香港房屋租金高昂，對於青年而言，租屋的支出可能佔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故此政府於2011年提出青年宿舍計劃，旨在幫助青年在置業階梯中增加一個起始的台階作為過渡時期，但第一個項目花了足足十年的時間，直至去年才落成啟用。背後同樣反映規劃、審批過程程序冗長的問題，在現有過多規例下，不同類型的房屋發展都舉步維艱。

房屋問題是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期望新一屆政府在增建房屋程序上拆牆鬆綁，更有效地解決房屋問題。

